

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珍藏本

窦娥冤

关汉卿 著

张中莉 编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小说本·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公元1291年以后，我国杰出的戏剧大师关汉卿创作出杂剧《窦娥冤》。这部作品，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和官府的腐败，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一劳动妇女勤劳善良、坚贞不屈的光辉形象。《窦娥冤》是关汉卿晚年最成熟的代表作，也是中国古典悲剧第一杰作，对后世影响极大。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，《窦娥冤》“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。”

关汉卿，生卒年不详，号一斋，又号已斋叟，定居大都（今北京），曾官太医院尹。他“生而倜傥，博学能文，滑稽多智，蕴藉风流，为一时之冠。”他熟谙戏曲艺术，不仅能编剧，而且能粉墨登台演出。他所创作的杂剧有六十余种，现存十余种。他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，犹如莎士比亚在英国戏曲史上的地位一样，被人们广为传诵。

杂剧《窦娥冤》写楚州贫儒窦天章为进京求取功名，被迫将幼女端云卖给蔡婆家当童养媳，改名窦娥。窦娥婚后丈夫去世，婆媳两人相依为命。地痞无赖张驴儿父子进其家门，逼迫婆媳二人嫁其父子，窦娥抗拒不从。张驴儿下毒欲害蔡婆，反将其父毒死，便嫁祸于窦娥。张驴儿诬告其父为窦娥害死，官府严刑逼供，窦娥为救护婆母，自认杀人，被判斩刑。窦娥衔

冤，刑前发下三桩“无头愿”：如她屈死，血溅白练，六月飞霜，大旱三年，后果如其言。三年后窦天章任廉访使至楚州，复审此案，为窦娥申雪，张驴儿终于落入法网。

作者以不凡的功力，以其精练、纯熟、有力的语言和浪漫主义手法，描写窦娥的抗争精神，产生了撼天动地的艺术效果。

为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和了解这部划时代的杰作，我社邀请张中莉老师将其改写成小说本，与原剧作一道出版。此外，还邀请王弘力先生为本书绘制了精美插图。

书中不当之处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者

2004年12月

目 录

一	卖女	(1)
二	童婚	(22)
三	索债	(41)
四	逼嫁	(57)
五	下药	(78)
六	公堂	(99)
七	探监	(116)
八	法场	(131)
九	私访	(151)
十	陈冤	(174)
十一	昭雪	(194)

一、卖 女

楚州境内，连日阴雨不晴，淅淅沥沥的小雨嘀嘀嗒嗒地下个不停，仿佛阵阵敲在人的心上，让人的心里也是阴阴的。

临街有一间破烂不堪的屋子，本来就有些昏暗，再加上雨季的侵扰，此时更显得阴冷无比。棚顶露出一个不小的窟窿，阴风细雨趁机而入。屋角摆着一只已露豁口的破瓦盆，显然是为了接住那不断渗漏的雨水。一个六、七岁的小女孩正哆哆嗦嗦地坐在床上，身上裹着一床露着旧棉絮的破被子。身下的破床不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。那女孩虽然冻得十分发抖，然而面目却十分清秀，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着，十足一个美人胚子。此刻她正一迭声地冲着一位秀才嚷着：“爹爹，我饿，我饿！爹爹去买欢喜团儿吃罢！”

“端云！”那位正在伏案疾书的秀才放下手中的笔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慢慢地踱过床前。他年约三十岁左右，一付儒雅之气，然而衣衫却甚为褴褛。他双手摸着小女孩的头顶，半晌无语，紧锁的双眉凝成一个大大的“川”字。这秀才便是窦天章。他本是长安京兆人氏，虽满腹诗书，却时乖运蹇，功名不就。三年前，妻子忽然身染重病，撇下端云这个三岁的孩子，竟自撒手人寰。妻子亡故，窦天章父女俩越发衣食不周，穷困不堪。窦天章无奈，只得携端云离了长安，辗转流落到了楚

州，赁一间破屋住下，靠卖字勉强度日。如今连日阴雨，家中已经断炊，大人尚可支撑，端云尚小，连声嚷饿，窦秀才焉能不急？然而如此境况，也唯有叹气而已。

窦秀才听端云又嚷起饿来，眼圈顿时便红了，好半天才勉强说道：“端云，这几日下雨，爹爹无法出去卖字。等到天晴了，爹爹卖出字了，那时就有钱买给你吃了。”

端云生气地撅起小嘴，做出要哭的样子，十分委屈地说道：“爹爹尽骗人！孩儿已经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，爹爹怎么还不去买？”

窦秀才难过地说道：“端云，爹爹实在是没钱了。房租已经拖了数月，房东的脸色越发难看了。好孩子，再挺一天，明天我们一定会有饭吃的。”

端云懂事地点点头，不吭声了。好半天才又说道：“爹爹，如果明天还下雨呢？难道还要再挨饿不成？”

窦秀才茫然地说道：“明天？是呀，明天还下雨可怎么办？”

父女俩一时都不吱声了。窦秀才忽然下了决心似的，狠狠地跺了跺脚，一咬牙说道：“好孩子，如果明天还下雨，爹爹就去蔡婆婆家去告借一些银两，保管不会让你再挨饿了。”

端云一听，顿时高兴起来，口里连声说道：“爹爹快些借去，快些借去。这下子可有饭吃了！”

窦秀才见女儿欢喜的样子，不禁也受了些感染，刚刚露出一丝微笑，谁知转眼却变成了一脸的苦笑，口里喃喃自语着：

“蔡婆婆？唉，这羊羔儿利息，借一还二，驴打滚一般，万一借了，可叫我拿什么去还呀！”

夜里，小端云睡得十分香甜，挂满泪珠的小脸露出了欢快的笑容。忽然她翻了个身，喊了声“欢喜团儿”，竟又睡着了。窦秀才却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，心里暗暗祈祷着：“老天啊，你快些开晴吧。千万别让我去向蔡婆婆借那羊羔儿利息！”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睡了一夜。

次日清晨，天空依然不晴，窦秀才暗暗地叹口气。望了望饥饿不堪的端云，忽然一咬牙，拿起一把破旧的油纸伞，冒雨向城东走去。

窦秀才踏着泥泞的小路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城东，在一扇朱漆门前逡巡了半晌，终于止住了脚步，轻轻地叩响了大门。接着只听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婆子闪了出来，嘴里还在不停地嘀咕着：“这么大的雨天，会是谁来呢？”

窦秀才慌忙躬身道：“蔡婆婆，是我。”

蔡婆婆定睛一看，不禁说道：“哟，原来是你！你不是那个卖字的秀才吗？姓什么来着？找老身何事？”

窦秀才急忙答道：“小生窦天章，因近日手头无钱，特来向婆婆告借一二，手头宽裕时，自然按期归还。”

“你？”蔡婆婆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用半信半疑的目光将窦秀才浑身上下打量了一遍，看得窦秀才心里直发毛。蔡婆婆这才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老身这是高息借贷，借一还二，只怕你还不起。”

窦秀才急不可耐地说道：“婆婆，羊羔儿利息，小生自然知道。小生定会按期付还，决不食言。”

蔡婆婆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：“既如此，那就到屋里写个借据吧。”

窦秀才不敢怠慢，连忙跟进屋内，写了借据，白纸黑字，各自摁了手印。窦秀才这才揣起二十两银子，又是欢喜又是忧愁地回家了。

走到半路，窦秀才忽然想起女儿爱吃的欢喜团儿，急忙又冒雨折回原路，在一间店铺里买了几个，用纸包了，高高兴兴地揣在怀中，径往家中而来。刚到门口时，忽然脚底一滑，一跤跌倒在烂泥里，雨伞也滚落到一边去了。窦秀才挣扎着爬了起来，一低头，发现欢喜团儿竟然掉在了地上，一个个都滚上了泥点，不由得十分心疼，慌忙用手在地上摸索着，边摸边低声数道：“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……七个。咦？怎么少了一个？”不禁急出了一身汗。一抬头，忽见滚落在不远处的泥浆里，急忙用手捡了起来，这才放心地舒了口气，依旧揣了，又寻着了雨伞，可惜伞骨已经折断了。窦秀才心疼地叹了口气，跌跌撞撞地进了家门，一边推门一边兴奋地喊道：“端云，看爹爹给你买什么来了？”

端云正饿得浑身无力，蜷缩在那床破被子里，听得爹爹的喊声，顿时高兴起来，叫了声“爹爹”，就要跳下床来。谁知她已饿得头昏眼花，刚要跳时，忽然脚底一软，“咻”一声栽倒在地，额头顿时撞出一个青肿不堪的大疱。

窦秀才一见，心如刀割，一把抢上来抱住了她，连声喊道：“端云！端云！”

端云噙着眼泪笑道：“爹爹，这下子不会再饿了吧？”

窦秀才含泪道：“爹爹已经借来钱了，以后不会再挨饿了。”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急忙放下端云，伸手在怀里掏着，“端云，看看，爹爹为你买的欢喜团儿。”

端云见了欢喜团儿，顿时眉开眼笑起来，也顾不得上面尽是泥污，一把抓起一个塞进嘴里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吃着吃着，忽然塞到窦秀才的口中，懂事地说道：“爹爹，你也吃吧。你和孩儿都饿了好久了。”

窦秀才只觉得鼻子一酸，急忙将脸扭向一边，眼泪却早已流了下来。

第二天，终于天清气朗了，连日的阴霾一扫而空。窦秀才愁锁的双眉舒展开了，又拿起招牌，依旧到闹市中卖字去了。端云坐在家中，自己玩笑戏耍。

一天傍晚，端云正在家中枯坐，忽听“当当”的敲门声，心里吓了一跳。想起爹爹说过“不许给外人开门”的话，端云不禁屏住呼吸，大气也不敢喘一口。谁知那敲门声却愈来愈急，端云心里好奇，从门缝往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相貌甚为和善的婆婆，料定必非恶人，这才放下心来，急忙拔了门栓开门。

那婆婆进了门，见屋子甚是昏暗简陋，吃了一惊，有些怀疑地问道：“这就是窦秀才住的地方吗？”

端云忙回答道：“正是。”边说边拿个凳子请婆婆坐下，又倒了杯茶，说道：“婆婆用茶。”

那婆婆见她礼数甚是周到，心里倒有些喜欢，不由得将她上下打量了几遍，啧啧赞叹道：“好俊的孩子！你爹爹去哪儿了？”

端云说道：“爹爹卖字去了。婆婆是哪位？”

那婆婆说道：“老身是城东的蔡婆婆。你爹半年前借了我二十两银子，约定今天还的，谁知他竟躲了出去。”

端云一撇嘴，不高兴地说道：“爹爹不是出去躲帐的，他一会儿就会回来的。爹爹借了婆婆的银子，一定会还的。”

蔡婆婆见她绷着小脸的样子十分可爱，心中愈加喜欢，便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了？你娘怎么不见？”

端云答道：“我叫端云，今年七岁了。我娘她……三年前就死了。”说着小嘴一扁，险些要哭了。

蔡婆婆有些吃惊地说道：“可怜你这样命苦，这么小就没了娘！唉，可惜了这副好模样！”顿了顿，又环顾着四周，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，“没想到窦秀才如此穷困，竟住着这样残破的一间陋室！”

端云有些不服气，应声说道：“我常听爹爹说：‘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我德馨。’这间屋子虽破，可爹爹是有德之人，自然就不觉得简陋了。”

蔡婆婆听了端云的话，不觉有些惊异，看了她一眼，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。

正在这时，门“咣当”一声被撞开了，只见窦秀才满脸沮丧地走了进来，连声叹气道：“唉，又没卖出一个字！”

端云急忙迎上前去，伸手接过爹爹手中的招牌，转身放下，又去角落端了个杌子让爹爹坐下，然后便站在爹爹的背后，轻轻地攥起小拳头为他捶背。

蔡婆婆见端云如此，愈发觉得她可爱懂事，不禁连声夸奖道：“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！窦秀才好福气啊！”

窦秀才不知屋内还有别人，闻声望去，见是蔡婆婆，慌忙施礼道：“小生不知蔡婆婆光临，多有怠慢，恕罪恕罪！”

蔡婆婆笑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”顿了一顿，敛容说道：“窦秀才，前番你借我二十两银子，老身今日特来讨还。不知窦秀才你是否已经准备妥当？”

窦秀才的脸顿时涨得通红，口里嗫嚅道：“小生……近日……手头乏资，字画又又又……又未能卖出几幅，望婆婆能暂缓几日，过几日必当奉还。”

蔡婆婆望着屋内的陈设，顿时变了脸色：“窦秀才，老身一个妇道人家，放租收息也委实不易。窦秀才若手中有银，就赶紧还了老身吧，也省得老身来回空跑。”

窦秀才满面羞惭，也顾不得秀才的斯文之气，冲蔡婆婆连连说道：“小生实在是囊中羞涩，望婆婆再宽缓几日，容小生再去筹措一番。”

蔡婆婆生气地说道：“老身当日见你是秀才人家，一向讲究信义，这才借银给你。你借口无银可还，究竟是何道理？”

窦秀才脸色涨得通红，低声说道：“小生并非借口图赖，求婆婆再等几日，小生必会将银奉上。”

蔡婆婆定定地瞅了他一眼，这才说道：“好，三日后我来取银。若再没有，休怪老身不客气。”说罢出了窦家，招呼也不打，门一摔，竟自走了。窦秀才见蔡婆婆走远了，这才心事重重地坐了下来，用手抵着前额苦苦思索着。

正在这时，门外又响起了当当的敲门声，端云急忙出去开门。只见一位身材胖大的中年妇人走了进来，刚走了几步，急忙退了出去，边退边用手帕捂住嘴，连声说道：“这间破屋子潮气十足，到处是一股发霉的味道。喂，你个酸秀才，房租又拖了两月，你倒交是不交？不交，马上给老娘滚出去，老娘可不愿招个白吃饱。租给别人，房租还会更高。租给你……哼！”

窦秀才的脸上早已蒙了块大红布了，连忙陪笑道：“三娘子恕罪，恕罪！租金之事，小生不敢拖欠。待明日小生再去友人处告借一些吧。”

那婆娘一听此话，顿时双手叉腰，“嗤”的一声冷笑起来，口里说道：“你若有本事从友人处借得银钱，又何苦去蔡婆婆家借高利贷？好个说大话不会脸红的穷秀才！”

窦天章恨不能从地下找个缝钻进去，嘴里喃喃说道：“小生不敢拖欠三娘子的房租，来日必当奉上。”

三娘子“哼”了一声，又高声大气地叫嚷了几句，这才扭着肥臀走了。

屋子里一时静了下来。端云懂事地伏在爹爹的膝上，低声

叫道：“爹爹……”

窦天章茫然地望着窗外，抚摸着端云瘦削的双肩，低低自语道：“端云，爹爹对不住你！”一滴眼泪忽然滚落下来。忽然他一咬牙，恨恨地说道：“‘吟诗作赋北窗里，万言不值一杯水’。我窦天章虽满腹诗书，却处处受人欺凌，连弱女也要跟着落魄。窦天章呀窦天章，你读此诗书又有何益？”说着一把推开端云，大步冲到书案前，一挥手将案上的书四面一扫，厚厚的书籍顿时噼哩叭啦地滚落下来，顷刻间地上尽是乱七八糟的书卷。窦天章失神地望着地下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端云默默地走了过来，一本本拾了起来，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书案前。窦天章心里一酸，叫了声“端云”，一把将她揽在怀里，大滴大滴的泪珠滚落在端云的衣服上。

端云用稚嫩的小手抹去爹爹脸上的泪痕，懂事地说道：“爹爹，端云以后再也不要欢喜团儿吃了。”

窦天章情不自禁地说了声：“好孩子……”眼泪又止不住地落了下来。忽然他重重地跺了跺脚，一屁股坐到了案前，提起笔来，略一凝神，“唰唰唰”写了起来，霎时间一首诗便已写成。他拿起诗，不由自主地大声吟咏起来：

读尽缥缈万卷书，可怜贫杀马相如。

汉庭一日承君恩，不说当垆说子虚。

端云自幼随父习学诗书，耳濡目染，如今也认得了不少字。此刻便悄声问道：“爹爹，‘马相如’可是司马相如？”

窦天章用破旧的衣袖拭了把泪水，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正

是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。想当年他穷途末路，家徒四壁，后来与卓文君回到临邛，当垆卖酒，人穷志坚，最后终于以《子虚赋》受到了皇上的赏识，得遂平生所愿。可叹我窦天章满腹锦绣，如今却穷途见欺，时至今日仍与‘功名’二字无缘，想来岂不令人伤感！”

端云仰起小脸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爹爹何不也像司马相如一样前去求取功名？”

窦天章苦笑道：“傻孩子，‘功名’二字岂是这般唾手可得？我朝自太祖以来，废弃科举已有八十余年。纵然求取功名，又能去哪里？”说到最后，自己竟也垂头丧气起来。

不久，蔡婆婆果然又来催讨银两，窦天章手头拮据，一再哀求宽限。转眼又是半年，这二十两银子利滚利，竟然变成了四十两。蔡婆婆又讨过好几次，窦天章无力偿还，终日长吁短叹。

这天上午，窦天章忽然跌跌撞撞地闯进门来，将端云吓了一跳。只见他额上渗血，衣服上也沾满了血迹和泥土，布做的旗幡被撕成了碎片。端云吃惊不小，慌忙走上前来，勉强将他扶到凳子上，又绞了一条毛巾，用小手轻轻地为爹爹拭去血迹，含泪问道：“爹爹，是谁将你打成这样？”窦天章叹了口气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这些地痞流氓……”原来，今天一早窦天章便来到了闹市，本以为趁着集市可以多赚几个铜钱，谁知一伙地痞无赖到处乱撞，责令每个摊贩都须缴纳银钱，名曰“保护费”。生意人家谁敢惹事？都只得胆颤心惊地交了，图个

花钱免灾。窦天章一个字没曾卖出，哪有这银子？他向流氓们苦求告免，他们哪里肯听？一伙人如狼似虎，冲上来砸了他的摊子，又将他掀翻在地，一顿拳脚打得他头昏脑胀，叫苦不迭。流氓们出够了恶气，这才踱着方步扬长而去。窦天章一路跌跌爬爬，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家门。

端云听了爹爹的哭诉，忍不住哭了起来，父女二人抱头痛哭。此后几日，窦天章都在家中休息将养，一日三餐皆由端云照料。端云如今已能烧出一些像样的饭菜了。

一天傍晚，一个衣衫褴褛秀才模样的人忽然兴冲冲地闯了进来，兴奋地嚷着：“窦兄，天大的喜事！”

窦天章正歪在床上发愣，见是同在街头卖字的李秀才，不由得苦笑起来：“贤弟，想我窦天章穷途末路，这喜从何而来呀？”

李秀才依旧兴冲冲地说道：“窦兄，近日人们纷纷传言，朝廷要广招贤才，大开选场，不少人都已打点行囊上京赶考去了。窦兄才高八斗，岂不稳拔头筹？”

窦天章“呼”地一下跳了起来，大声问道：“贤弟，此话可是当真？”

李秀才忙不迭地说道：“你我二人亲如兄弟，小弟难道会骗你不成？窦兄快些准备上路吧。”

窦天章顿时高兴得眉开眼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倒真是读书人的造化了。我窦天章满腹诗书，却偏偏时乖运蹇，今番定要大展才华，以遂平生所愿。”

李秀才也欢喜道：“是呀。自太祖以来，人分四等，曰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，继之又渐渐地分作十等，七匠八娼九儒十丐。读书人位列娼妓之下，又与乞丐同流，真我辈莫大之耻。窦兄此去，定要为我南人争气，更为我儒生扬名。”

一席话说得窦天章感慨万千，当下踌躇满志，立志扬眉吐气，金榜题名。又命端云拿了碗打了些酒，两人兴奋地对酌起来。

李秀才又说道：“窦兄此去必中无疑。只是大都（今北京）山高路远，遥遥万里，窦兄还须多多备足盘缠。”

一听到“盘缠”二字，窦天章蓦地心头一震，脸色霎时变得黯然了，双手也不由自主地抖个不停，颓丧地垂下了脑袋，长久方长长地叹息了一声：“唉！盘缠……”

整整一夜，窦天章辗转反侧，不得成寐。一会儿露出欢喜之色，一会儿又露出悲哀之气，如此折腾了一夜，直到天明时才胡乱地合上眼睛。

第二天一早，窦天章便在屋子里来回踱步，也无心去卖字了，只在屋内沉思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才仿佛下定了极大的决心，一咬牙，径直推门向城东走去。

窦天章一路迤迤，走走停停，终于来到了蔡婆婆家。刚要用手叩门，忽又有些迟疑起来。正当这时，只听得门内传来了说话声，接着门“吱嘎”一声开了，蔡婆婆将一个人送了出来。窦天章忙闪到门后，等候他二人过去。

只见蔡婆婆愁眉苦脸地说道：“郎中，这一冲喜，云郎的